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七回 碧雲軒計賺斬王府 慈寧宮二進丹鳳丸

話說韓蕪王自掛冠歸隱之後，就在西湖造了一所宅院，飛簷穿閣，華麗非常。所生一子，名叫韓逸，自世忠死後，在家半耕半讀，樂守田園。其妻黃氏，忠厚賢淑，生了一男一女。女名毓英，年已□八，幼時便跟祖母韓夫人學了滿腹韜略，兼有馬上本領，善使一對繡鸞刀，還習得一柄彈弓，百步外照打香頭，百發百中；子名毓賢，年方□二，尚在書房攻書。去歲春間，不料韓夫人去世，韓逸痛母喪亡，也就一病不起。現時府中，就是黃氏率領一男一女，外有老僕韓受，照應外事，雖然門庭冷落。到也安閒無事。那知高見代金仁鼎籌畫建造大成廟之事，遂向仁鼎附耳道：「小弟到有一法，但是往年因人命案件，這人代我疏通刑部，很有恩情在我身上，如今若是害他，覺得有些不忍。」仁鼎道：「婦人之仁，丈夫不為。請問究屬何謂害他，不妨大家斟酌。」高見道：「去年春間，斬王府韓夫人去世，不是你曉得的嗎？」仁鼎道：「曉得。」問：「過後不多時，韓逸去世，不又是你曉得的嗎？」仁鼎道：「曉得。」道：「請問，他西湖這座宅院，拆去建造大成廟，好不好呢？」仁鼎道：「妙絕，妙絕，但是怎樣得到手呢？」高見道：「別無他法，只有假傳聖旨。可喜他家中既無長丁，又無得力的親戚，我們假聖旨一道，就說韓世忠與岳家同黨，著徙其家孥至東海安置。這座宅院，不是聽憑你我辦理嗎？」仁鼎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一定這樣辦法，就煩你把個聖旨做好了罷！」高見道：「這是自然，但是還須同令尊商議才好。」仁鼎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不瞞兄台說，自從奉煩的那件事體見過，到今日還是你為你、我為我。」高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定於明日一早辦事了。」說畢，匆匆而去，暫且按下不提。且言濟公自從太后服藥之後，即別了聖駕，出了慈寧宮，有八位太監，將他領到南上苑淥漪亭。濟公見上面橫著一張天然榻，隨即跑去往下一躺，倒下便酣呼大睡，如死人一般。到得午膳時候，一個小太監走至榻前，搖著濟公喊道：「咱的師傅兒，快醒轉用膳了。」濟公一聽，滿心大喜，以為必是龍肝鳳髓，玉液瓊漿，在榻上一蹶就爬起來。及至搭眼朝東邊桌上一看，但見擺了一桌素席，中間擺了一雙筷子，一碗熱騰騰的米飯，濟公心裡罵道：這個樣子，他家祭祖宗了，實在悶氣！要想不吃，覺得腹中又有些饑餓，只得同受罪一樣的跑至桌前，當中坐下，拿著一雙筷子，在這碗菜裡撥撥，要想進口，就同里面有毒藥一般，實在是不得能動的。旁邊有一小太監，見濟公這樣情形，問道：「咱的濟師傅兒，想係這些菜不對味嗎？適才聖上吩咐的，師傅要想吃個什麼飲食兒，就請說了，咱們兒就去辦的了。」濟公聽說，忙把筷子一擱，說道：「是真的嗎？這樣說法，請代俺統統撤去。煩你們多去幾位沒屁兒的，著一位沒屁兒的到紹興東門外三里，有月徐振興糟坊，代俺把那原榨酒，辦他百□壇來。再著幾位沒屁兒的，代我四處尋買狗肉，無論三□五□斤都是要的，越多越好。你們把這事辦來，以後便沒你們的事了。」大眾太監各自分頭去辦，半日之間，俱已辦到。

當晚濟公正在淥漪亭咬著狗肉、吃著酒，高唱道：「男不男，女不女。僧不僧，俗不俗。也是前緣聚一屋。聚一屋，聚一屋。男不男，女不女。僧不僧，俗不俗。俺們大家吃狗肉。」唱著，就拿一塊狗肉，直向一個小太監嘴裡送去，說道：「小沒屁兒，你嚐嚐看！」小太監忙用兩手掩住張嘴，死命不放，濟公偏要拖開，把肉送進。正在兩上苦苦撐持，忽濟公把手放下，說道：「高見高見，你枉費心了。」太監不解他說的何事，忙問道：「咱的濟師傅，你講的什麼？」濟公道：「俺講甚嗎？俺講的這件事，你聽我道來：『一人實不矮，一人真不窮。專做枉法事，不識女英雄。欺人反辱己，忙了一場空。要問誰家事，笑煞昌黎公。』」濟公說畢，哈哈大笑。你道濟公此時為什麼說這些不明不白的話呢？只因高見同金仁鼎所設之計，濟公都曉得了。不但此時之計曉得，連後來被韓毓英捆打一段，濟公也就說在其中了。大眾太監以為濟公說的個猜謎，你猜我猜，內中有一個太監拍手道：「咱家清著了。『一人實不矮』，是廟門口的金剛；『一人真不窮』，是位財神菩薩；『專做枉法事，不識女英雄』，大約是孫行者同鐵扇公主打仗。這八句咱家兒也猜著一半了，那四句你們哥兒們再猜去罷。」濟公聽著，心裡倒也發笑。

忽聽簾外一聲嬌滴滴的喉嚨喚道：「哥兒們快來罷，咱累煞了。」真見一個宮娥一雙手捧了一條黃綾棉被，一條綠棉褥上面橫著一條黃龍須草的蓆子，一頂涼枕，說道：「國太曉得聖僧不曾帶鋪蓋來，特為遣奴家送來孝敬聖俗的。」太監連忙接上，就向天然榻上鋪好。恰值濟公的酒已飲了有八分醉意，他就忍心害理，渾身污垢的往那簇新被褥上一睡，一夜無提。

次日清晨，濟公起身，雙膝一盤，就坐在被上，在懷內掏出一塊狗肉來，胡亂的咬了幾口。太監連忙拿了一隻水晶面盆，打了一盆面水，又有一個太監送來手巾梳篦，說聲：「師傅請淨面罷。」濟公把雙眼向他們翻了幾翻，說道：「這些零碎，拖湯滴水的物件，拿來作啥呢？」太監道：「請師傅兒淨面的。」濟公道：「快快拿開罷！這是俺弄不慣的。你們快去把酒兒向兒拿來就是了。」濟公就此跑下榻來，還是飲酒，大眾太監也都出外散心去了，單單留了一個小太監在此伺候。濟公把他一看：這個沒屁兒倒是個敦厚老實樣子，等我來同他攀談攀談。因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你幾歲進宮的？」那人道：「咱們□二歲就進宮了，咱家姓陳，單名兒叫個洪字。那個仁宗朝代兒有個陳琳，那就是咱家兒的叔祖。」濟公笑道：「照這一說，你家倒是世代當殿爺的了？」陳洪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濟公又問道：「昨天我在慈寧宮，那兩個秦我驚駕的，他叫什麼？」陳洪道：「這兩個爺，是很有權柄的呢！不論別的，就是國太這場病，也由他們起的。至於皇上同國太，這是咱們濟師傅的明見，要算是極孝順的了。就由初八那一日，國太正在午膳，他兩人在旁邊侍膳，國太問道：『前天高麗進來的貢，我教皇上賜兩件把國舅，今日降旨不曾？』那知他們兩個兒一敲一答，說得好呢。一個說：『奴婢瞧這樣兒，只怕捨不得罷。』一個說：『萬歲爺到是很慷慨的，有什麼捨不得？前次西宮娘娘的父親大壽，賞賜的寶貝還少嗎？』那一個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『這樣看來，要算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。』國太聽他們說畢，登時的膳就不能吃了，因此就生了病。」將公道：「這兩人究竟叫什麼？」陳洪道：「那個胖臉的名叫張祿，瘦臉的名叫蘇同。」

說到此處，只見大眾太監一個個皆奔進來說道：「聖駕到了。」話言不了，但見皇上同一太監，已進了淥漪亭。濟公此時，將吃的一大塊有筋的狗肉，把一條筋嵌在齒縫裡，不進不出，見得皇上已至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嚥不下，只得用那釘鉅手，自己弄著個鯉魚樞腮，把一塊連筋帶肉的狗肉，由嘴裡拖出來，向地下一甩，站起身來，就迎聖駕。反是皇上說道：「聖僧免禮。」胡亂就在桌前坐下，因說道：「昨天聖母服了聖僧的九藥，今宵一夜安眠。早間上膳，已能略進少許。但不知第二九藥何時能進？」濟公道：「今日國太諒約已能起身，僧人就隨聖駕一同進宮，面見國太。必須察視形色，然後進九。」皇上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一面說著，便站起身來，濟公緊緊相隨，直奔慈寧宮。來至宮門，還是昨日那個太監，奏報傳旨。但見今日宮內景象，比昨日大不相同，外宮當中，垂了幅珠簾，簾外上下首設了兩張錦墩。皇上、濟公入內，皆行了朝參禮，就錦墩坐下。但聽帝內說道：「老婦之病，荷蒙上蒼垂憐，特賜聖僧醫治，昨日服一靈丸，已覺不知有病。惟精神口味，尚未復原，還請聖僧設法，老婦感激無盡！」太后簾內說著，濟公滿眼在大眾太監內裡尋昨日說他驚駕的那兩個太監。搭眼一見，他們立在殿外壽字爐旁邊，在那裡添香呢。濟公心內說道：你這兩個沒屁兒，不要快樂，馬上就叫你認識我了。濟公想罷，恰值太后吩咐已畢，濟公仍向懷裡掏出一粒紅丸，遞給皇上說道：「此時時候頂好，即請陛下進呈太后服食罷。」皇上接來，忙至簾內，濟公計算九藥已經入口，忙跪下奏道：「昨日著張祿、蘇同預備的參粥，速請聖旨著其飛速進呈。」

皇上忙由簾內跑出，問：「張祿、蘇同何在？」只見他兩個忙由爐旁跑進宮來跪下道：「奴婢在此。」皇上道：「速將參粥拿來伺候。」看官，昨日濟公說進二次靈丸，就能吃參粥，不過是句順便話，也不一定是他兩個。但是濟公單提他兩個名字，就同是他專職一樣，皇帝也就依這葫蘆的喊他兩個來問。但見他兩個一聞此言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皇上以為他們不曾聽真，復又說了一遍。直見兩人跪在下面，那個頭如同雞子吃食一般，說道：「奴婢萬死，粥還未曾備辦哩。」濟公一聽，故作驚慌之狀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如無參粥，太后此刻饑餓不過，病後龍體怎經得起呢？」可也奇怪，濟公話才說畢，直聽帝內呻吟不已，說道：「我餓煞了！」皇上作慌，即問濟公道：「他樣食物，可能胡亂吃點嗎？」濟公道：「病後調理，絲毫不能錯亂，這怎麼能呢？」話言未

了，又聽裡面呻吟之聲更大，說道：「我餓得實在難過呢！」皇上又急又恨說道：「來人！代朕把張祿、蘇同兩個奴才，拖出宮外廢掉了罷。」只見來了四名太監，把二人向宮外押走。不知張祿、蘇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